

灯下
夜读

黄永玉：入木岂止三分

——读《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

■刘学正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这些木刻板子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不离不弃地过了九十六年。”贯穿了黄永玉80年木刻生涯的400余幅版画，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散发出灵动洒脱、历久弥新的美感，它们好似一个个嵌入不同时期的舞者，最终以起舞的姿态被装订成册，形成了《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一书。

木刻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之、作之的技艺，可谓其艺术之根本。浓墨重彩的黄氏国画背后，深藏着木刻的理性思维，无论刀底、笔下，所刻、所画皆饱含黄永玉之情之所至、生命所有。

作为黄永玉的首部版画全集，该书题材涉猎广泛，涵盖了市井生活、文学插图、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各地风景等，翻阅其间，仿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历史记忆和尘封的感动。

反映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难，是黄永玉版画的一个特点，冷峻的刻刀沁润着悲悯情怀。《石子碎了，眼睛花了》——一个鬻骨高起、眼眶深陷的枯瘦老人，手持长柄榔头砸石子，张开的嘴巴似在鼓劲儿，似在哀叹；《孩子渴了》——一位赤裸双脚的母亲背向接水的木桶，哺育幼鸟般给孩子嘴对嘴喂水，她大概是一名担水工，背负着的幼儿渴了，也只能用体温温一下凉水；《丈夫买药回来了》——床上的妻子已经陷入昏迷，生命危在旦夕，费周折终于买来药的丈夫，满脸愁容，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黄永玉的版画作品，更多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齐心协力收庄稼》——硕大而饱满的稻穗，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来回穿梭的孩童，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丰收图卷；《做了几十年工，想都不敢想，收了个徒弟是厂长》——老师傅喜

笑颜开，小徒弟英气逼人，传承的不只是工匠精神，更是一种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豪情；《大冬瓜》——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前一后担着竹篮，里面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两人相视而笑，由画面就可感知其内心的愉悦与满足。

孩子，是黄永玉版画作品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报童》《擦鞋童》《没书读的孩子》，呈现幼小的孩子为了糊口，早早地进入社会，受尽白眼，满是心酸；《受伤的孩子》，受伤的孩子孤零零地倒在街头，背后是一串带血的脚印；《读书郎》，正在读书的孩子朝气蓬勃，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徜徉。黄永玉为童话、寓言故事创作了大量的木刻插图，比如《公鸡和狐狸的故事》《采月亮》《红鼻子的姑娘》《光屁股国王》等，天真趣味的画风，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丰富了孩子们阅读时的形象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张梅溪的儿童文学《在森林中》创作的所有木刻插图。森林小学、林场生活、林中动物……粗犷的线条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童趣，足见夫妻两人琴瑟相合的默契。据说，年轻时的黄永玉生活拮据，曾在理发与买木刻板之间犹豫，而张梅溪让他去理发，等黄永玉理发完出来，张梅溪手捧一块崭新的木刻板，送给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黄永玉返璞归真的少年心气，与木刻有关，木刻和他的青春、爱情、艺术、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了其艺术人生的底色。正如臧克家的评价：“他（黄永玉）的画面上尽是乡村的纯朴和儿童的天真……作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刀底下刻的，正是他生命里所有的。”

诗词
春秋

不容易，难自弃

■文 早

你不易
身处百年变局
对标国家大义
笃守定力
无论在哪里
倾尽全力
坚定做好自己的事
实干来应对风雨

你不易
面对汹汹疫情
一直在一起
管住自己
帮助邻里
驰援楚地
风月同天
为抗疫助力

你不易
疫情困迫了境遇
除了生计
还为生活更美丽
努力
再努力
恢复信心
复苏经济

你不易
新冠才去
洪流又临
好在身边有一群人
走在前列引领
在风浪中砥砺
民至上
忘自己

你不易
穿行在山林间地头里
酷暑严寒哪是问题
只要科技能开花
产业能结果
全面小康幸能有你
山水有相逢
己心暖人心

你不易
转眼到年底
值得好好梳理回忆
除了不易
更有欣喜
新规划已经在指引
未来有憧憬
雄起！

那年
那月

入冬以后，严寒封地，农事渐少，乡村进入悠闲的时光，但记忆里家乡的农人却是冬而不闲。

村子里，家家户户开始腌咸货，储种粮，置办年货。家里养的鸡鸭鹅肥了，宰杀了，码上盐，趁着太阳好晒干；菜园里的雪里红和九头芥要收了，起回家，腌了，装缸封坛；山芋、花生、黄豆、绿豆等杂粮要分拣，大的、好的，挑选出来，储藏好，来年做种粮，剩下的，平时蒸、炒、煮、烧，烧着心去吃；年货，有晒冻米、搵糖果、新衣、新鞋，有早办事的，做豆腐、写春联、买年画……

这些活儿，在农人的眼里并不累人，但费工费时，有的还是技术活儿。那时，吃的用的都是自己地里种，自己加工，自己享用，村民们也都是自食其力、自产自销。比如做山芋粉、熬糖稀。做山芋粉相对简单，将山芋刨碎了，加水滤出来，沉淀出粉，倒去水，晒干即成山芋粉。熬糖稀要复杂得多，糖稀是搵糖果的必备原料，熬半个月，要生大麦芽，天气寒冷，麦芽要放在锅里加温，当麦芽长到一寸多长时开始熬糖稀。挑选一些好的没有变质的山芋，洗

冬而不闲

■杨丽琴

净，切成一寸见方的小块，放锅里煮熟，待温度降到不烫手时，放入大麦芽，搅拌，山芋泥渗出水，放进用纱网做成的过滤筛里，滤出山芋浆，放入铁锅里，大火慢慢熬制，直到熬成黏稠状。

这些都是阶段性的活儿，有的紧着忙两三天，有的一天忙个把小时也就做完了。那时，冬天还有“懒活”，就是天忙忙，时时忙，手不停活，活不离手。女人们是纳鞋底、做鞋，男人是搓草绳、捻线。

每年一到农闲，女人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做鞋，一个冬天，不但要做好全家过年穿的新鞋，还要贮备好下一年一整年的鞋。单鞋、棉鞋、男鞋、女鞋、大人的、孩子的，纳鞋底、配鞋帮、贴鞋面、滚鞋边，一针一线地忙碌。

男人们搓草绳、捻线是为年后春耕生产做准备。搓草绳是将收割稻谷时特地留的干草用榔头捶软了，搓成绳子，糞箕、箩筐都用绳子织一层网加固，有的还自制“土络”，即砍一些柳枝条，用火烤着慢慢弯成糞箕的圈，圈里织上网，挑塘泥、挑

稻把都能派上用场。

捻线非常有趣，在我们看来就像玩游戏一样，其实，要有一定的手法和耐心。捻线的用具很简单，就是一根20厘米来长的木棍，中间有一个弯铁钉。捻线的用料是旧得不能再用的棉絮。捻线时，将棉絮捻成细线穿在弯铁钉上，一手掌心握棉絮，大拇指和食指配合着轻轻捻线，另一手甩木棍，让它转圈。木棍快速转动，手上慢慢扯着棉絮，线一点一点地拉长。这样做成的绳子比店里卖的麻绳柔软耐用，可栓牛鼻、牛犄角、箩筐。我家隔壁二爷爷会捻，一到冬天，整天手里拿着木棍和旧棉絮，那个小木棍在面前转啊转，常常引得一堆孩子围着他看，他也不紧不慢地边捻线边逗我们玩儿。

十八大以来，各地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里的农田种上了大棚蔬菜。走进大棚，满眼的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时代变迁下，搵糖果、做鞋、捻线这些手工活儿慢慢消失于时光里，但新一轮的冬忙正将家乡人引向幸福小康……

心灵
漫步

养一窗冰花

■周文洋

我家住东北，隆冬时节，气温骤降，夜间温度接近零下30摄氏度。这天，久未谋面的老友来访，留他把盏叙旧，我特意燃起老式的烧炭火锅，为保持空气流通，我把窗户拉开盈寸。

傍晚时分，老友告辞，我多喝了酒杯，就早早入睡了。第二天晨起，步出卧室，拉开窗帘时让我惊呆了。昨晚忘记把窗户关严，冷热空气对流，玻璃上结满了晶莹剔透的冰花。眼前景象把我的记忆一下拉回了童年：那时住在乡村，严冬时节，窗外北风呼啸，屋内火炉旺燃，温暖如春。但木质窗棂不论怎样裱糊，总是不严，透进的冷风与屋里的暖流生成湿气，凝在窗玻璃上，就结出厚厚的冰霜。每天早起，我都趴在窗台前凝视

这些奇形怪状的冰窗花，看着看着，忍不住伸出手指描画。霎时“咔嚓”落下一层霜粉，直画得一塌糊涂，再用嘴对着冰窗呵气，溶出个湿漉漉的“小洞”，用一只眼睛向外观望。

长大后，迁居城里的楼房，虽隆冬时节室内外冰火两重天，但门窗严实不漏风，没有了冰窗花生成条件，就再也看不到玻璃上绒绒的美景了。

如今岁知天命，又见冰窗花，思绪顿时生出童趣的“翅膀”……从那天起，每到双休日，我宁可冷一些，也要在睡前把客厅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启动加湿器，让冷湿气流浓郁，“养”出更厚、更美的冰窗花。

清早，霞光初露，坐在窗前，凝视玻璃上的

大美天成，思维在朦胧与抽象的意境中，萌生出无限遐想：在冰窗花里看出森林，它真的枝干分明、叶脉清晰；若说它像草场，确实富于动感，繁茂起伏；把它拟比山峦，果然巍峨绵延、奇峰嶙峋；将它喻作江川，则满目碧波流韵，激流汹涌……它像神话：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像猛兽：虎啸山林、狮吼旷野；像飞禽：金雕冲天、雁掠长空；像花圃：霜菊贺岁，寒梅迎春……想象中，不觉日上三竿，阳光斜射，冰花渐渐溶化，水珠簌簌滚落，像童年的梦痕，流泻着时光的印记。

养一窗冰花，唤醒了心底积蓄的美好，感悟到自然雕琢的精妙，在盎然的情趣中放松身心，去拥抱新一天的开始。

期盼一场雪

■李晓佳

小时候，我特别厌倦寒冷的冬天，在那百花凋落的季节里，天总是暗沉沉的，空气里有股潮湿的气息，不常有雪，只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寂寂的冷。我总裹着厚厚的棉被，蜷曲在沙发里念书，抑或坐在温暖的小火炉旁，胡乱弹奏简短的童谣，平复冬日的忧伤。

六岁那年，我遇见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雪。清晨，天空还飘着蒙蒙的冬雨，下着下着，居然转化为稀稀疏疏的小雪片。午后，我呵着手写作业，同桌突然冲进教室，又叫又跳：“晓佳，快来看，真正的雪！”我往窗外望去，雪花漫无目的地四处飘落，校园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原本攀着大树向上爬的常春藤，因为挂满雪而下垂。“我不喜欢雪，太冷了。”

我自言自语地说，同桌没有答话，自顾自地跑出教室玩雪去了。看着深冬的灰白天空，我心中暗自祈祷：“希望雪早些停下来。”

我不喜欢雪，直到五年前的冬天，父亲生了重病，确诊为肾癌早期，手术治疗后，每日仍需穿过一条又一条僻静的小路，前往两公里外的医院注射一种昂贵的针药。一天傍晚，天空突然飘起霏霏细雪，第二天清晨，整个大地全被染白了。父亲像往常一样出门打针，他撑着陈旧的雨伞，小心翼翼地迈着细碎的步伐在雪中艰难前进，我紧紧地跟随其后。一阵寒风迎面袭来，我不禁小声抱怨：“为什么偏在这时候下雪！”声音在雪中颤抖，父亲突然转过身，他面色苍白，嘴角却扬起一抹笑：“瑞

雪兆丰年哩。”父亲伸手接住一朵晶莹的雪花，感慨地说：“下了这场雪，离春天也就不远了。”父亲继续前进，他走得很慢，但走得很稳，我能听到他的脚步踩在积雪上所发出地沉沉的声音。

雪仍轻盈地飘落着，像芦花，像柳絮，像蒲公英的种子，四处诉说着记忆里那份绵长的感动。在生命中最困苦的时候，也可以对未来充满憧憬，甚至乐观、从容地朝着心中向往的方向前行。从那时起，我对雪有了执着的期待与迷恋。

期盼一场雪。我的挚友阿亮临行时曾许诺，当山峰迎来初雪的莹白，他便会带着丰厚的礼物回到久违的家乡，陪我一起堆雪人、打雪仗……

闲思
笔录

枕上诗书闲处好

■张军霞

不久前，一位朋友做了一个小手术，需要住院观察一周，闲躺无聊，她想起医院附近有图书馆，就让人帮忙借来了脂砚斋点评本《红楼梦》。我去医院探望时，她说：“我早就想看这本书，却一天到晚瞎忙，总是静不下心来，没想到这次躺在病床上竟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原来，当一个人全身心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时，就会忘记身体的疼痛。这次出院后，我还要在枕边放几本喜欢的书……”

说起枕上读书，我家订的一份报纸曾连续刊登一些知名作家的枕边书。比如，苏童的枕边书一般是短篇小说，他说：“最好在灯下读，最好每天睡前读一篇，玩味三五分钟，或者被感动，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怅怅然的，有如骨鲠在喉，如果读出这样的味道，说明这短暂的时间都没浪费，培养这样的习惯使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

作家陈彦也喜欢躺在床上读书，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舒适的交流沟通，就是躺在床上，捧一本你喜欢的书，随意读将起来，减少了很多礼仪和麻烦。他回忆自己最早放在枕边的一本书是《高玉宝》，一本

自传体长篇小说，那时他才十一岁，读得泪流满面。那也是那个年代的儿童基本读物，里面“半夜鸡叫”的故事很有名。再后来就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些连环画，图文并茂，看着很是来劲。陈彦少年时期的枕边读物基本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还有《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这些书。

我也喜欢在睡前小读，就算是短暂的午休时间，也会拿本书随意翻几页，直到困意袭来，手一松，书落枕边，沉沉睡去。我的枕边书也和苏童一样，多是短篇小说、杂志等读物，一个完整的故事看完，或感动或唏嘘或伤感，关灯之后，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再咂摸一番，这才算给一天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躺着”，对我来说，最舒服的“躺”，一定要枕边有书，就如陈彦所说的那样，躺在床上读书是最舒适的。这时，可以躺，可以趴，甚至可以双脚倒竖起来，让血液回流心脏。不管以何种姿势读枕边书，都不必担心是否雅观，身心可以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这也是枕边读书的妙处之一。

欧阳修说，读书最佳处在枕上、马上、厕上。枕边读的书最私密，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和审美风尚。是啊，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所有关于读书方法之类的，都只能是一种借鉴。尤其是枕边，这是一个容易入睡的地方，一定要放上自己真正喜欢的书，如果本来就对哲学类书籍不感兴趣，却因为别人的推荐，非要弄来厚厚的一大本放在枕边，也许“啃”不了几行就会昏昏欲睡，一不小心，“砖头书”落下来砸在鼻梁上，或许就会造成“毁容事件”，那可太不值了！

李清照也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那时的她，历经磨难，两鬓斑白，虽然病体欠安，但只要枕边有书，日子也是乐观而有诗意的。是啊，对于爱书之人来说，在阅读中慢慢进入睡眠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夜晚读书，远离了白天的浮躁和喧嚣，读一本喜欢的书，求的不是黄金屋，也不是颜如玉，只求心情愉悦，随便翻到哪里都可以读，随时都能告一段落，这才是真正的闲读枕边书，一切都是刚刚好。



《新年好》 赵艺伎/剪纸



《元旦好》 徐成文/篆刻